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周斌 陈磊

7月初的一天，北京市顺义区一家幼儿园门口，6岁的康康（孤独症患者）突然甩开母亲陈芳的手，冲到铁艺大门前。他伸出肉乎乎的手指，执拗地指向门后彩色的滑梯，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陈芳用力拽起康康的手腕疾步走开，她不敢看儿子渴望的眼睛——那道门后，是他拼尽全力也难以“挤”进去的世界。

对康康而言，幼儿园不仅意味着滑梯和玩具，更是一个充满同龄人语言、眼神和规矩的小型社会。陈芳深知，只有在这里进行融合教育，儿子才可能在最自然的环境里，模仿同伴的社交行为，学习与分享，迈出融入社会的第一步。这扇门后的世界，是康复机构难以完全模拟的成长课堂。

“孩子每次经过这个门口都会停下脚步，他很想上幼儿园。可幼儿园老师根本看不住他，怕他磕碰别的孩子，其他家长也有顾虑，能帮他融入幼儿园的‘影子老师’（特教助理），一个月8000元费用，我们家实在负担不起……”陈芳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道近在咫尺的大门，成了她和康康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玻璃门上的鼻尖

时间倒回一年前。

康康第一次踏进幼儿园的模样还留在陈芳的手机相册里：穿着新买的蓝色连帽衫，手指小心翼翼触碰园内饲养的兔子的绒毛。那天他破天荒安静了两个半小时，甚至在“点心时间”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抓起了小饼干。照片角落里，其他孩子围在老师身边听故事，康康独自守着兔笼，距离人群数米远。

“他回家就拽着我说要买兔子玩偶。”陈芳回忆道，“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他离‘和大家一样’最近的时候”。

短暂的“蜜月期”在入园第3天终结。当孩子们涌向室外游乐场，康康像脱缰野马般冲向旋转木

马，把正在攀爬的一名女孩撞倒在地。他不会说“让一让”，更不懂什么叫排队。傍晚接孩子时，老师委婉地提醒陈芳：“明天先在室内活动吧。”

这温和的“建议”像一道无形的禁令，将康康的活动范围圈定在了教室的四面墙内。

第二天起，当户外活动的音乐响起，小朋友们欢呼雀跃地涌向阳光下的滑梯和沙坑，康康却被老师轻轻拉住，留在了空旷的教室里或是靠近走廊的那扇大玻璃窗旁。

隔窗相望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陈芳总在栅栏外看见儿子贴在玻璃门上的脸，鼻尖压得扁平，呵出的白雾晕染了外面奔跑嬉闹的身影。有次她发现康康的衣袋鼓鼓囊囊，掏出来竟是5支蜡笔——他偷偷攒住的彩色碎片，成为幼儿园留给他的最后纪念。

绕不过去的渴望

这样的隔离持续了不到一周。当老师第三次打来电话说“实在看不过来”，并委婉提及“有家长反映孩子回家说害怕”时，陈芳主动提出了退园。

她记得自己站在园长办公室签字时，手指把退园申请捏得发皱——那些家长群里的闲言碎语，比冬日的雾霾风更刺骨。恰逢康感冒发烧，这场仓促的“融合实验”就此画上句号。

退园后的日子变成一场漫长的迂回。陈芳每天算计着如何绕开幼儿园路段，可孩子自有他的导航系统。经过小区游乐场时，康康会突然指着穿园服的孩子“啊啊”叫嚷；电视里出现教室画面，他就冲去玄关抓自己的小书包。

最揪心的一幕发生在提交体检报告的那天。当陈芳拿着化验单走向幼儿园办公室，康康以为终于获得通行证，炮弹般冲向熟悉的教室走廊。三个老师都拦不住这个“小坦克”，班主任不停劝说：“康康乖，我们下次来。”隔着玻璃门，陈芳看见儿子整张脸贴在门板上，睫毛扫着冰凉的玻璃，瞳孔里映着教室里挂满的手工作品。

“他就像隔着水族馆玻璃看珊瑚礁鱼类，想要进去，哭到嗓子哑了，指甲在门上抠出白印。”陈芳向记者诉苦时，下意识地理着自己的手腕，“那段时间回家路上我都要紧紧攥着他，时间一长我发现自己的手腕都紫了，他的手腕也被我攥出了红印。”

无形的价格标签

“我听说融合教育是道窄门。”陈芳曾看到过一张宣传单，上面印着“融合班”孩子的照片：一个孤独症女孩正给同伴递蜡笔，正是这个画面让她鼓足勇气来到园长办公室，得到似是而非的承诺：“能申请特教助理陪读。”

可希望像肥皂泡般短暂漂浮。园长私下交底：“特教助理月薪8000元，得家长自付。”这个数字让陈芳倒吸一口冷气，仿佛一道无形的价格标签，贴在了儿子通往正常世界的窄门上。

深夜的账本摊在台灯下，数字像蚂蚁啃噬她的神经：机构康复课近1万元，“影子老师”报价8000元……自己脱产照顾孩子，丈夫一个人跑销售的收入远远不够。陈芳的手指无意识地在“8000”上划着圈，那笔钱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她心口发慌。

“这哪里是请老师，分明是在买一张全家勒紧裤腰带也凑不齐票价入场券。”陈芳想起北京市首儿雅稚儿童康复中心副主任姚国丹的话，“‘影子老师’就是孩子的翻译和桥梁”，可这“桥梁”的造价，对她而言比跨海大桥还要遥不可及。

姚国丹见过太多个“康康”，她对一个融合班孩子的画记忆犹新，那是一幅向日葵，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我帮小美收玩具”，“特殊孩子需要即时引导。”她向记者解释，“比如康康玩玩具时，若有特教助理示范说‘交换’，冲突就能变社交”。

这些故事在家长群流转，陈芳的手机里存着数十个融合班视频。有个男孩在幼儿园学会排队饭后，回家第一次主动摆好全家碗筷。

她总在深夜点开这段视频，看一次哭一次。

没有观众的进步

今年夏天，康康在康复中心取得重大突破。当老师拿出幼儿园场景区玩具，他竟主动把小人偶排成圆圈。“上课”，他含混地吐出这个词，老师兴奋地记录：“具备集体活动意识！”

这份喜悦在现实前迅速冻结——陈芳带他去儿童乐园实践时，康康刚靠近沙坑，几个家长立即抱走孩子。空荡荡的沙坑像被无形结界笼罩，他困惑地抓起铲子又扔掉，突然将额头抵住母亲胸口——这是新学会的撒娇动作，此刻却带着冰冷的委屈。

“幼儿园。”康康突然抬头，小手指像指南针般转向西，那是“彩色城堡”的方向。

陈芳突然想起姚国丹的一句话：“每个进步都值得被夸奖。”可康康的成长剧场里，似乎只有她一个观众。

有一天，结束两节训练课程后，康康突然挣脱母亲的手，他反复向康康中心墙上的幼儿园宣传画，指尖反复摩挲画中的滑梯，嘴里发出“喵喵”的急喘。

“我看见他瞳孔里跳动的光点，像黑夜中的萤火虫。”陈芳心酸地对记者说，那一刻指着幼儿园滑梯的儿子，多像踮脚扒着门缝的孩子，门里透出的光明明落在他脸上，可那扇门要真正开启却太难了。

漫画/高岳 视频/李宗奇



请扫码观看视频

那道窄门，需要整个社会来推开

记者手记

采访结束后，记者又绕到康康家附近的幼儿园，空荡荡的滑梯上停着几只麻雀。恍惚间，康康贴在玻璃门上压扁的鼻尖又浮现眼前——那不仅是孩子的渴望，更是对社会的叩问。

孤独症儿童入园难的困境，远不止一道铁门。

它首先是道资源门槛。“影子老师”每月8000元的报价对不少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因此有业内人士呼吁，在政策层面将特教助理纳入普惠性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它更是认知鸿沟。普通幼儿园1:10的师生比，注定无法完全捕捉特殊儿童的细微需求。康康抢玩具的莽撞，容易被简化为“行为问题”；他贴向玻璃的渴望，可能被解读为“情绪失控”。采访中我们得知，很多幼师缺乏特教培训，连基础干预技能都没有。

最深的壁垒还在人心。有时候，儿童乐园里家长抱走孩子的条件反射，家长群里隐晦的排斥，甚至康康母亲无意识攥红孩子手腕的恐惧——这些“细密的刺”，织成隔绝的罗网。当融合被简化为“别影响他人”，孤独症儿童便成了需要被管理的“麻烦”。

真正的融合，需要拆掉有形的门，更要凿穿无形的墙。

它依赖专业赋能。将特教技能纳入幼师培训必修课，建立幼儿园与康复机构的转衔机制。

它指向观念革命。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融合幼儿园，特殊儿童的存在被视为培养同理心的天然课堂，老师引导普通孩子理解同伴的特别表达。当“康康们”不再被视作“闯入者”，当差异成为常态而非例外，玻璃门上的白雾才会真正消散。

每个趴在门缝上的孩子，都渴望能被门内的光温暖脸庞。拆掉那扇门，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文丽娟 陈磊）

法院出手，企业员工的基本权益有了保障

宜春法院以司法之“优”解企业之“忧”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法治护航

□ 本报记者 黄辉
□ 本报通讯员 杨强 杨柳青青

“多亏法院出手，我们的社保才有了着落，原职工的合法权益才有了保障。”位于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的某印刷制品公司与某软包装印刷公司合并破产清算案件成功结后，公司原职工纷纷对法院的做法点赞。

这是宜春法院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审结各类涉企案件21149件，审限内结案率99.51%，调撤率49.59%……近年来，宜春法院充分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优化司法服务供给，建立“僵尸企业门诊”机制，探索“公益清算”机制快速释放资源活力，依托“府院联动”助力企业破茧重生，以司法之“优”解企业之“忧”，给足民营企业“安全感”。

分类诊疗挽救“僵尸企业”

原来，上述企业由于转型缓慢、业务量下滑，早已处于半停产状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僵尸企业门诊”办公室运用司法大数据摸排，发现两公司资产大部

分已被抵押，剩余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更无法保障职工债权清偿。此外，两公司在经营范围、公司员工、公司财务、资产与负债等方面均存在高度混同，符合合并破产清算条件，且某软包装印刷公司名下没有财产，某印刷制品公司名下有厂房土地及设备。

袁州区法院充分发挥破产审判职能，将两家公司合并破产清算，不仅保障了两公司职工权益兑现及其他债权的处置，还有效降低了破产成本。

审理过程中，袁州区法院协同袁州区产业园及区人社局等政府职能部门积极运用“僵尸企业门诊”联席会议制度，多次召开个案联席会议，研解决合并破产企业资产优化处理及各类债权妥善处置困难点，实现“无解”题做“有解”解，分施施策攻“破”难，通过运用管理人追缴企业法入隐匿资金、协调优先债权让渡，引入社会第三方捐赠及管理报酬人报酬反哺等方式筹集资金，保障职工工资获得63.75%的高清偿比例，并解决了企业长达十余年欠缴职工社保难题，保障了40余名职工的退休权益。

“法院建立‘僵尸企业门诊’制度，利用司法数据库进行全面摸排、精准识别，再根据企业困境分类施策，量身定制‘治疗方案’，有效盘活相关资产，保障职工权益，实现了

多赢局面。”袁州区法院破产团队负责人朱军宜说。

据了解，该项制度建立了一批企业包括停产（半停产）、金融失信、厂房土地闲置、执行不能等在内的各项数据库，并将各数据库信息报送至“门诊”办公室甄别，最终建立“僵尸企业”数据库，为“僵尸企业”出清提供精准数据保障。

自2023年该项制度建立以来，宜春法院共帮助39家“僵尸企业”有序退出市场，27家危困企业盘活经营，减轻民营企业“尾部”压力，让民营经济“呼吸”轻畅。

公益清算释放“市场活水”

2023年7月，江西省首例公益强制清算案在袁州区法院审结，前后用时仅42天。

某纺织公司于2019年被吊销营业执照，长期处于营业执照被吊销但未办理注销的状态，且公司清算义务人一直未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该公司系袁州区市监局通过对吊销未注销企业数据库进行排查时发现，经初步核查符合强制清算条件，区市监局遂向法院申请指定清算组对该公司进行强制清算。

袁州区法院经审查，发现该公司无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法定代表人亦下落不明，故依法裁定确认清算报告并终结强制清算程序，清算组及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该案是袁州区法院探索运用公益强制清算退出机

制的一个缩影。

当前市场经营过程中普遍存在大量“僵尸企业”关而不清、倒而不破及长期吊销未注销的情况，由于企业清算义务人未及及时清算或者自主清算不能，造成工商注册登记系统中长期吊销未注销企业库存大量积压，严重影响市场资源优化配置。

2023年，袁州区法院联合区市监局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建立吊销未注销企业公益清算强制退出机制的意见（试行）》，为公益强制清算提供制度保障，推动大量吊销未注销企业强制退出市场，及时释放生产要素，激发市场活力。

同时，设立公益管理人（清算组）选任制度，建立含22家中外机构的公益管理人（清算组）库，通过构建“政府拨款+法院经费+其他供给”的模式，多渠道筹措破产援助资金，激发破产管理人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实现“公益强制清算”推进“僵尸企业”快速出清。

目前，宜春法院运用“公益强制清算”退出机制帮助10家长期吊销未注销“僵尸企业”出清市场，后期拟集中清理20家“僵尸企业”，有效解决市场监管系统中经营异常企业库存量大及企业自行注销不能等问题。

府院联动化解“失业危机”

“自从听说公司要破产，我每天都担心失业，现在终于吃了颗‘定心丸’，感谢政府、法院为企业员工着想，我们也会陪

着公司越来越好。”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力公司）重整成功后，一名老员工高兴地说。

康力公司原本是宜春樟树市最早一批龙头企业之一，近年来因陷入经营困境，巨额到期债务无法偿还，被债权人起诉、执行，未执行标的达2.1亿元。如果康力公司倒下，影响的是企业300余名员工及其背后的家庭。

“法院和政府职能部门第一时间成立专班，多次实地勘验，召开工作会议，协调处理经营资质续展、职工安置等多项重要问题，以存续式重整助危困企业涅槃重生。”该案承办法官管林健介绍说。

2024年4月至8月，樟树市人民法院启动康力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程序，经多家意向投资人现场考察调研、多轮磋商洽谈后，广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重整投资协议，承诺并最终接收康力公司原有全部职工，有效防范化解解雇性失业风险。

近年来，宜春法院始终以府院联动机制为抓手，通过数据共享、多方联动、组团服务，走出了一条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民生权益的“最优解”路径。

据了解，2023年以来，宜春法院召开163次府院联动现场会议，累计盘活闲置土地3390亩，有效化解企业债务118亿余元，帮助863名工人解决就业问题，以司法之“优”帮助企业焕新生，助力社会稳民生，让护企安商的金招牌越擦越亮。